

感动全美国的爱情故事

原名《笔记本》

岁月留痕

THE NOTEBOOK

[美] 尼古拉·斯帕克思 著

马爱农 译



外文出版社

原名《笔记》

岁月留痕

THE NOTEBOOK

[美]尼古拉·斯帕克思著

马爱农 译

外文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97-119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岁月留痕/（美）斯帕克思（Sparks, N.）原著；马爱农译。
北京：外文出版社，1997.9

ISBN 7-119-02109-5

I. 岁… II. ① 斯… ②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97）第 18712 号

华纳出版公司授权外文出版社在中国独家发行中文简体字版
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

岁月留痕

尼古拉·斯帕克思 著

马爱农 译

责任编辑 蔡 箐

封面设计 周彤宇

外文出版社出版

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，邮政编码 100037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97 年（36 开）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19-02109-5/I.473

定价：8.50 元

奇 迹

我 是谁？这个故事将会怎样结束？我问自己。太阳升起来了，我坐在窗前，窗玻璃被一个已故的生命的呼吸弄得模糊不清。今天早上，我的样子真是滑稽古怪：两件衬衫，笨重的裤子，一条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，然后塞进一件厚厚的羊毛衫里。这件羊毛衫是三十年前我过生日时，我的女儿亲手织好送给我的。我房间里恒温器的温度被定在最高一档。就在我身后还放着一只小型供暖器，它发出“咔嗒咔嗒”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，像神话故事里的巨龙一样喷吐着热气。然而我还是冷得浑身发抖，这份寒意永远无法驱除，这份寒意是八十年的岁月造成的。八十年哪，我有时候想，尽管我已经欣然接受了我的年龄，但一想到自从乔治·布什担任总统以来，我就再也没有感觉暖和过，我还是觉得非常惊诧。我不知道人到了我这个岁数是不是都

有这种感觉。

我的一生？真是一曲难堪的。它不是我曾经幻想过的轰轰烈烈的壮观景象，但是我也没有和下三滥的人为伍，四处钻营。我猜想，我的一生极像一种热门的股票：势头比较稳定，涨的时候多，跌的时候少，循序渐进，不断上升。这笔交易做得划算，运气不错，我渐渐知道，并非每个人都能这样来评价他的一生。然而，请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什么特殊人物，对此我很有把握。我是一个普通人，有着普通人的思想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不会有人给我树碑立传，我的名字很快就会被世人遗忘。但是，我曾经用我的全部心血和灵魂，深深地爱过一个人。我一向觉得，仅此一点就足够了。

浪漫的人会说这是一则爱情故事，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是一出悲剧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，不管你最后对它采取什么看法，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：我的生活，以及我所选择的生活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有关。我对自己的生活道路和随之而来的处境毫无怨言；也许，我对其他事情的抱怨足以塞满一个马戏团的帐篷，但我所选择的道路总是正确的，我不会有别的选择。

不幸的是，岁月悠悠，使人难以始终坚定不移。道路仍然是那么笔直，但上面布满了一辈子堆积下来的岩石和砂砾。如果是三年以前，对此置之不理

并不困难，但现在做不到了。我浑身上下都有毛病，我既不强壮，也不健康。如今的日子就像晚会上的一只旧气球：软绵绵的毫无生气，一天天地瘪缩、疲软。

一阵干咳之后，我眯起眼睛，看了看我的手表。时间到了，我应该去了。我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身来，慢吞吞地穿过房间，在书桌旁停了一下，拿起那本我已读过上百次的笔记本。我没有翻看，而是把它夹在胳膊下面，然后继续朝着我非去不可的地方走去。

我走在砖地上，白底色的砖块上点缀着灰色的小点儿，就如同我的头发，如同这里大多数人的头发一样。不过今天早晨门厅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唯有电视机与他们作伴。但他们和我一样，已经习惯了。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，人对任何处境都能习惯。

我听见远处传来压抑的哭喊声，我非常清楚那些声音是谁发出来的。这时，护士们看见了我，我们彼此微笑一下，交换了几句问候的话。她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们经常聊天，但我知道，她们一定对我和我每天所做的事情感到奇怪。我走过她们身边时，她们小声地议论开了，我竖起耳朵听着。“他又去了，”我听见她们说，“我希望能有好的结果。”但她们从不直接对我说这样的话。我知道，她们肯定

是觉得大清早就谈论这件事情会使我伤心，凭着我对自己的了解，我认为她们也许是对的。

一分钟后，我到达了那个房间。和往常一样，房门特意为我打开，并用东西顶住。房间里还有另外两名护士，我走进来的时候，她们也冲我露出笑容。“早上好。”她们用欢快的语气说道，我询问了几个有关孩子、学校和即将到来的假期的问题。我们提高嗓门，盖过哭喊声交谈了一两分钟。她们似乎对此听而不闻；她们已经麻木了，接着，我也麻木了。

后来，我坐在那张已经酷似我的身形的椅子上。这时她们已经料理完毕；她的衣服穿好了，但她还是哭喊不停。等她们离开以后，她就会安静一些的，我知道。早晨的忙乱场面总是令她惶恐不安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最后帘子一掀，护士们走了出去。她们走过我身边时都碰了我一下，并对我报以微笑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

我在那里坐了一秒钟，盯着她看，但她没有看我。这我理解，她不认识我是谁。我在她眼里是一个陌生人。然后，我移开目光，低下头去默默祈祷，但愿我能获得我所需要的勇气。我一直坚定地信仰上帝和祈祷的力量，尽管，坦率地说，我的信仰中产生了一连串问题，真希望在我死后能得到解答。

一切就绪了。我摘掉眼镜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。我先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开始翻动那个笔记

本。我在骨节粗大的手指上舔了两下，才掀开破旧的封面，进入第一页。然后，我把放大镜放在合适的位置上。

每当我开始读故事之前，我的脑海里总要出现一阵翻腾，今天会发生奇迹吗？我问自己。我不知道，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，而且从深层次来说，这其实并不重要。促使我这么做的，是奇迹可能发生而不是肯定发生，对我来说，这就像是一种赌博。也许你会说我是一个空想家或傻瓜什么的，但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我意识到，机会和科学都不站在我这一边。但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答案；这我知道，这是我一辈子才弄明白的道理。它使我相信，奇迹，无论多么不可思议，多么难以理喻，都是真实的，都可以无视事物的自然规律而发生。于是，像每一个日子一样，我又开始阅读那个笔记本，我放开嗓门让她能够听见，我希望那个支配我一生命运的奇迹能够再一次奏效。

也许吧，仅仅是也许。

往事萦怀

那是1946年的10月初，诺亚·卡尔霍恩从他农庄式住宅的环形长廊里，凝视着夕阳缓缓西沉。他喜欢黄昏时坐在这里，特别是在劳累整整一天之后，让自己的思绪漫无目的地飘游。他通过这种方式休息，这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做法。

他尤其喜欢凝望树木和它们在河里的倒影。深秋时节，北卡罗来纳州的树木是很美的：有绿色、黄色、红色、橙色，还有介乎其间的各种颜色。这些绚烂的色彩在阳光下辉煌夺目，诺亚·卡尔霍恩第一百次地想道：不知这幢房子最初的主人在黄昏时是否也有同样的思绪。

这幢房子建于1772年，是新伯尔尼年代最久、规模也最大的家宅之一。它本来是一座农场的主要住宅，战争一结束，他就买下了它，并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和一小笔资金对它进行修缮。几个星期前，

罗利市一家报纸的记者就此写了一篇文章，声称这是他所见过的修复得最好的建筑之一。至少这幢房子是这样的。地产的其他部分则另当别论，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劳作。

家宅占地十二英亩，坐落在布莱思河畔，他修理了地产周围三面的木栅栏，检查有没有朽木和白蚁，如果需要的话就换几根木桩。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，尤其西面的活儿更多，刚才收拾工具的时候，他提醒自己别忘了打个电话，让人再送些木材过来。他走进家门，喝了一杯甜茶，然后冲了个澡。他总是在每天工作结束后冲一个澡，水流既能洗去污垢，又能消除疲乏。

他把头发梳向脑后，穿上一条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蓝色长袖衬衫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甜茶，来到长廊上。现在他便是坐在这里，每天的这个时候他都是坐在这里。

他把双臂举过头顶，再伸向身体两侧，又活动活动肩膀，算是完成了全部程序。此刻，他感到舒坦、干净，神清气爽。浑身的肌肉很疲劳，他知道明天会有些酸痛，但是他很满意，他想做的工作差不多都完成了。

诺亚伸手取过吉他，这时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了他是多么思念父亲。他试拨一下，调整了两根琴弦的张力，然后又试拨一下。这次声音对了，于是

他便开始弹奏起来。乐声柔美；曲调舒缓。他先是轻声哼吟，然后放声歌唱，而暮色正在他的周围慢慢凝聚。他且弹且唱，直到太阳完全沉落，天空变得一片漆黑。

七点钟刚过，他停止弹唱，让身体沉下去靠在椅背上，开始前后摇晃。他习惯性地仰起头来，看见猎户星、北斗七星、双子星和北极星在深秋的夜空中闪闪烁烁。

他在脑子里打了会儿算盘，然后停了下来。他知道他已经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在了修房子上，很快就必须出去找工作了，但他抛开这个念头，决定尽情陶醉在下面几个月的修复工作中，不去为将来操心。事情总会解决的，他知道，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而且，一考虑钱的问题，他就感到兴趣索然。在早年，他学会了享受单纯的事物，用钱买不来的事物，他一直不能理解那些感受和他不一样的人。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另一个气质。

这时他的猎狗克莱姆跑了过来，用鼻子蹭了蹭他的手，在他脚边躺了下来。“喂，小丫头，你好吗？”他拍拍它的脑袋，问道。它轻轻地“呜呜”叫着，抬起温柔的圆眼睛望着他。车祸夺去了它的一条腿，但它仍然行走自如，并且在这些静谧的夜晚跟他作伴。

他三十一岁，不算太老，但是已足以感受孤独。自从回到这里以后，他一直没有和女人约会，也没

有遇见令他稍感兴趣的人。这只能怪他自己，他知道。有某种东西把他和任何一个有意与他接近的女人远远隔开，这种东西，即使他努力去加以改变，他也不敢肯定能改变得了。有时，在即将进入梦乡的一刹那，他怀疑自己注定要独身一辈子了。

傍晚时分过去了，空气温暖、宜人。诺亚聆听着蟋蟀的欢叫声和树叶的沙沙声，他想，大自然的声籁比汽车、飞机之类的东西更加真实，更能激发人的情感。自然界的事物索取的少，报答的多，它们的声音总是使他想起人类应该具有的品格。战争期间有的时候，尤其是在打了一次大仗以后，他经常想起这些单纯的声音。“它会使你不得不得疯狂，”他乘船出发的那天，父亲对他说。“这是上帝的声音，会把你带回家乡。”

他喝光了茶，走进屋去，找了一本书，出来的时候顺路打开了长廊的灯。重新坐定以后，他看着手里的书。这是一本旧书，封面已经破损，书页上有斑斑点点的泥浆和污渍。沃尔特·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，整个战争期间，他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有一次，它还替他挨了一颗子弹。

他抚摸着封面，轻轻掸去浮尘。然后他随意把书翻开，念出面前的文字：

哦，心灵，这个时刻属于你，

你自由地堕入无藩的空间，
离开书本，离开艺术，
白日消逝，课业结束，
你赫然显现，在沉默中凝视，
冥想着你最钟爱的主题：
夜晚、睡梦、死亡和星辰。

他暗暗地笑了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惠特曼的诗总使他想起新伯尔尼，他很高兴他终于回来了。他离开了整整十四年，但这里是他的家乡，他认识这里的许多人，大多是他青年时期就熟识的。这并不奇怪，像许许多多南方小镇的情况一样，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不会改变，只是年岁增长一些而已。

这些日子，他最好的朋友是格斯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黑人，住在道路的那一头。他们是在诺亚买下房子两个星期后认识的，那天格斯来了，带着一些家酿的酒和不伦瑞克炖肉，在他们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，两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，讲了许多故事。

现在，格斯一般每星期过来两个晚上，通常是在八点钟左右。他家里有四个子女和十一个孙子孙女，他需要时不时地出来清静清静，诺亚不能责怪他。格斯通常都把他的口琴带来，他们交谈一会儿以后，就共同演奏几支歌曲。有时，他们一连合奏好几个钟头。

他渐渐把格斯看作亲人。他真的一个亲人也没有了，至少自从他父亲去年逝世以后便是如此。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，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死于流感。虽然他一度也曾想过结婚，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。

然而他是爱过一次的，这点很清楚。一次，只有一次，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。那份爱情永远改变了他。完美的爱情确实能够永远改变一个人，而那份爱情是完美的。

沿海的云团慢慢地开始滚过夜空，在月光的映照下泛着白雾。云团越聚越厚，他把脑袋向后靠在摇椅上，任它慢慢地抖动着，保持一种稳定的节奏。然后，像大赦夜一样，他感到他的思绪飘回到那个也是这样温和的夜晚。

那是1932年刚刚举行完毕业典礼之后，是纽斯河节的开幕式上，享受烧烤宴会和抽奖活动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对此记得十分清楚。他是独自去的。当他在人群里慢慢闲逛，寻找朋友时，看见了芬恩和萨拉，他们三个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。他俩正在和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女孩子聊天。她很漂亮，他记得自己当时这样想，当他后来加入他们一伙时，她用一双雾气迷蒙的眼睛朝他这边望来。“你好，”她简单地说，同时伸出手来，“芬恩对我谈过许多有关你的事。”

一个普通的开头，换了她以外的任何人，这幕

情景肯定已被淡忘。但是，当他握住她的手，面对那两只动人心弦的碧绿的眼睛时，他顿时就知道了，她就是她愿意终生寻觅却再难找到的人。当一阵夏风吹过树林时，她显得那么漂亮，那么完美。

从那以后，一切就像旋风袭过一样。芬恩告诉他，她随家人来新伯尔尼度夏，因为她父亲在为雷诺工业公司工作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她投给他的目光使他感到无需多言。这时芬恩笑了起来，他已经看出是怎么回事，萨拉提议去拿一些樱桃可乐，他们四个一直待在宴会上，直到人群渐渐散去，一切都收拾停当准备过夜。

第二天他们又见面了，第三天也是如此，很快他们就变得形影不离。每天早晨除了星期天，他必须去教堂，他都尽快干完分配给他的杂活，径直来到托顿堡公园，他在这里等他。她是外地来的，而且以前没有在小镇上过学，他知道的很多事情对她来说是完全新鲜的。他教她怎样给钓钩装饵，怎样在浅水里钓大口黑鲈，他带她到偏僻的克罗坦森林里探险。他们仿佛从来就是相知相识的。

他也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在烟草库房举办的小镇舞会上，是她教会了他跳华尔兹和查尔斯顿舞，尽管最初几支曲子他们跳得磕磕碰碰，但她对他的耐心指教终于得到了回报，他俩一直跳到曲终人散。然后他送她回家，互道晚安之后，他们在门廊里不愿

分手，于是他第一次吻了她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等待了这么久。那年夏天，他把她带到这幢显得古老而朽败的房子里，告诉她有朝一日他要拥有这幢房子，并把它修葺一新。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谈论着自己的梦想。他想周游世界，而她想成为一名画家。在八月里一个湿润的夜晚，他俩同时失去了童贞。当她三星期后离开小镇时，她带走了他的一部分，也带走了剩余的夏日时光。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，他用彻夜未眠的眼睛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，然后回到家里，收拾了一个背包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他是独自在哈克斯岛度过的。

诺亚用手捋捋头发，看了一下手表，八点十二分。他站起身来，走到房子的对面，朝公路上张望着。没有格斯的身影，诺亚猜想他不会来了。他回到摇椅旁，重新坐了下来。

他记得曾经和格斯谈过她。他第一次提到她时，格斯摇了摇头，哈哈大笑。“原来这就是你一直逃避的幽灵。”诺亚问他是什么意思，格斯说，“你知道的，这幽灵就是记忆。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你没日没夜地卖命干活，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。人们这么做一般有三个原因，或者是疯子，或者是傻瓜，或者就是拼命想忘记什么。至于你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想忘记什么。我只是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。”

他思考着格斯的话。毫无疑问，格斯说得对。新

伯尔尼现在幽灵出没。幽灵就是有关她的记忆。每当他走过他们幽会的托顿堡公园时，都能看见她的情影。她或者坐在长凳上，或者站在大门旁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金色的秀发柔顺地垂在肩头，两只眼睛晶莹碧绿。夜晚，当他怀抱吉他坐在长廊上时，就会看见她陪伴在身旁，静静地听他弹奏童年的歌谣。

当他来到加斯东杂货店或共济会剧院，甚至当他漫无目的地在小镇上溜达时，都有这样的幻觉。不管他把目光投向何处，看到的都是她的身影，都是再现她音容笑貌的景物。

他知道这确实难以理解。他是在新伯尔尼长大的。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初的十七年。但是当他想起新伯尔尼时，似乎只记得最后那个夏季，他们共度的那个夏季。其他的记忆都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断，使他动情的很少，几乎没有。

一天晚上，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格斯。格斯不仅能够理解，而且是第一个向他解释其中奥秘的人。他浅显地说道：“我老爸过去经常对我说，当你第一次爱上什么人时，它会永远改变你的一生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这种感觉永远也不会消失。你跟我谈起的这个姑娘是你的初恋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她都会永远跟着你。”

诺亚晃了晃脑袋，她的幻影渐渐淡去，他又回